



# 對初服事主之人的勸告

烏西·內勒  
(Ursie W. Naylor)

停留在耶穌的腳前，我們必須何等小心地低伏主前。

始終要尋求基督耶穌，單單尋求祂。因為「我們的生活、動作、存留都在乎祂，祂是我們一切的一切」。祂也是我們的智慧、公義、聖潔，嗯，事實上，是我們一切所需要的。

當我們在極大的壓力之下，或某種試煉之中，要低伏主腳前並不困難，可是當神垂聽禱告、挪去重擔，使我們從其中得著釋放之際，正是需要格外小心，讓祂在我們的靈魂中擁有祂當有的時間與空間。不要被這勝利的榮光給帶離開，以致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勝利了。

## 器皿的製作(一)

賈德納牧師編寫(Gordon p. Gardiner)

前言

本文係紐約立巨屋(Ridgewood)五旬節教會的創立人吳漢斯牧師(吳老牧師)蒙召與受裝備的故事，原文刊載於該教會的生命糧(Bread of Life)月刊上。中譯係轉載自「撒母耳訓練學校代禱月訊」，並由原譯者補齊全文。

「如果你知道器皿在何處被製作，你將驚訝於你可能必要經過的苦難與試驗。」  
——布魯克長老

「私人文件」(Private Papers)是吳漢斯牧師遺留下來的本舊皮面書樸實無華的名稱，這本書是他生命旅途最後廿五年經常帶在身邊的。燙金的書名一度閃亮的字體已變模糊、封皮邊緣破損、書背裝訂也已鬆散——這一切都顯示此書經常被使用。事實上，這本書是吳漢斯牧師在他上百次橫越大西洋，以及多次前往世界

各地服事時，除了聖經之外一定會隨身攜帶，甚至是唯一攜帶的書。它的内容是否真如此有趣、如此有價值，以致它的主人與它這麼難捨難分？不但如此，除聖經之外這本書無疑是他地上產業中最珍藏的物品；即使一本聖經一旦磨損他可以換一本新的，但這本書的許多内容卻是無可取代的。

打開這本書，你會發現內文部份是用打字機打成的，共二百五十五頁，由它的目錄可顯示出它的内容：

#### 序言

羅炳森師母的日記

教導與講章

智慧的信息

生日的信息

詩

聖經文句

在最後「聖經文句」的部份，包括了一些聖經研讀，其中第一處包含了許多經節，以及神的靈使這些話對吳漢斯本人特別成爲實際的年代——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。事實上，這些經文成爲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二二年，他屬靈經歷的綱要與骨架。第一處是：

「所以弟兄們，應當更加殷勤，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。你們若行這幾樣，就永不失腳。」（彼後一10）

吳漢斯牧師出生於瑞士，在一九〇一年三月廿二日，八歲生日過後不久，他得救了。六年半之後他的家庭從瑞士移民至美國，住在芝加哥，他父親是那裏一所德國人浸信會的牧師。他後來見證說：「幾乎我剛一踏上美國國土，主就開始更多作工在我身上，那時我年十五歲。我在家裏翻到一本德文書『初代基督徒如何生活』，僅僅讀這本書就開啟了我的眼睛，使我看見一般的基督教信仰，特別是我自己的屬靈經歷，有多麼膚淺。我發現初代基督徒何等認真地接受耶穌的話，並撇下一切來跟隨祂。藉著這些我的心靈被甦醒過來，開始發現一些在我所參加的教會中未曾見過之事。」

「我被教導每日要讀一章聖經，但我拿自己與別人比較，發現這對我沒什麼用處。於是我對主說：『主，這沒有用，我讀到聖經中許多奇妙的應許，但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經歷它們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親愛的主啊，如果情況再無任何改變，我不想再讀聖經了。』」

「主立刻回答我的禱告，那時我只讀德文聖經，忽然彼得後書一節經文抓住了我：『應當更加殷勤，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。』」

「我知道什麼叫殷勤，就像我學小提琴，需要每天練習兩個小時一般，於是

對自己說：『我最好照著作。』就這樣我初次開始了真實的禱告生活。

「我開始殷勤地讀聖經，忽然聖經對我成爲一本新的書，我開始用我一切空閒時間讀聖經，並且讓聖靈來教導我。一週後，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，我的同事覺察到了，我的家人也覺察到了。我的生命很奇妙的改變了，這改變一直維持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聖徒因我所犯的某項錯誤，而斥責我缺少基督徒真實的愛心，我很沮喪的對自己說：『這有什麼用呢？』然後我又滑落到舊有的生活中。」

大約這時，吳漢斯牧師的哥哥哥特福萊(Gotfried)，在紐約內克(Nyack)宣教士訓練中心的聚會中領受了聖靈的浸，我們再讓吳漢斯牧師自己來敘述：

「我看見在他生命中的改變，他領受聖靈的浸帶來一個結果：他不住地禱告。我因此受吸引，也去參加五旬節聚會，神在那裏真實地遇見我，我的生命完全改變，幾個月之久我彷彿行走在天上，愛耶穌的火那樣焚燒在我心中，使我對其他事物都失去了興趣。我殷勤查考聖經，留心那些提到主自己是我的產業的經文。」

就在這時，神賜他一處經文，成爲他一生靈命的根基：

「我心裏說：耶和華是我的分，因此我要仰望祂。凡等候耶和華，心裏尋求祂的，耶和華必施恩給他。……人在幼年負軛，這原是真的。」(哀三24-27)

「在那時，我不住地禱告，但我仍然覺得必須有特定時間的禱告，所以我在每天出外工作前禱告一個小時，爲了能這麼做，我必須犧牲一些睡眠的時間。」

「在教會中我是年青人的領袖，所以我嘗試帶領他們更認識神。在一九一〇或一九一一年三月的一個年輕人聚會中，我領受了我認定是聖靈的浸的經歷，那時我未說方言，但我確信我說了預言。從那時起，我決定要單單跟隨耶穌自己。我的父親說他知道主已臨到我的生命中，但他仍深深擔心我會陷入狂熱中。那時我還是個男孩，而且習慣於順服屬靈長輩，所以我繼續留在浸信會。」

「那時我在芝加哥最大的珠寶公司工作。那兒成爲聖所，我開始到處爲主作見證，帶著成磅的福音單張，站在各街市路口發給成千上萬的人。」

「我並沒有作傳道人的念頭，但我的同事常問我：『爲何你不作個傳道人？』」

「『爲何我要作傳道人？我家已有四個傳道人，那已經夠了。』」

「『你看起來對宗教有那麼深的興趣，你應當成爲傳道人。』」

「『但我並不以爲我比那些真實的好基督徒，對宗教更有興趣。』」

「可是無論如何，我慢慢地感覺到我心中有神的召喚，有一天祂將引導我走上更美的路。大約那時，有一位可愛的浸信會牧師到我們家來，當他聽見我作的一個見證後，對我說：『我兒，要將你的心全然歸給神，我確信祂將呼召你進入祂的禾場。』這句話似乎沉入了我的心中，從那日起，我開始留意神要如何在這事上帶領我。」

「就在那時，神從聖經中給我一句話，那麼清楚，那麼有力，彷彿是祂差了一

位天使從天上下來直接對我說的：

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，並倚靠祂，祂就必成全。」（詩卅七5）

（這是列在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中的第二處聖經節，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一一年。）

「我將這段經文寫在我的工作臺上，並且看著它，不知看了幾千遍！每次我看它，就從心中喜笑，我明白最後一句話『祂就必成全』的意思，神必會做這事，我不須做什麼。」

「曾有人嘗試要幫助我，有一小段時間我剛好沒有工作，一位親戚來對我說：『現在我求神不讓你找到工作。』然後她建議我去讀聖經學院，但我心中說：『我不願意這樣被推進去，如果我要成爲傳道人，必須是全能的神推我進入，必須是聖靈清楚的引導。』有趣的是，就在同一天——一九一五年二月廿五日，我的父親從司布真的小書 *The Check Book of the Bank of Faith* 給我們讀到一節經文題目是：

「你們倒要稱爲耶和華的祭司。」（賽六一6）

（這是列在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中的第三處聖經節）

「司布真在那段經文後說，一個人不需要站在講臺上才能成爲主的僕人，他可以一邊工作一邊仍全心爲著大君王而活。我說：『正是如此！』父親讀完後，我們

大家就跪下禱告，正禱告時門鈴響了，郵差送來一個工作機會，其實在那時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。

「我很歡喜能找到工作，但那是個很困難的工作，我的上司使我遇見許多麻煩；我常向他見證主，所以他憎嫌我。在他成爲領班之前，我們曾一同坐在長凳上工作，但現在他盡辦法將困難的工作交給我做。」

「最初我變得很急躁，同事們也建議我離去，他們都認識這個領班，也都不尊敬他，認爲我可以到別處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。但我裏頭的策士——聖靈卻說：『現在你要堅持到底。』我就這樣做了，我知道是神將我放在祂的學校裏，我也知道這所學校勝過大學，因爲我必須在此學習謙卑、順服、與忍耐。當我折服在我天上的君王面前時，祂不但教導我學習一些這樣的功課，並且將祂這些神聖的屬性製作在我裏面。」

「我記得我跪下來，向神立約，要從那日起凡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行。我很認真地實行，在工作時放下我裏頭的不滿，開始爲耶穌做每一件事。結果是我的領班注意到了，他看見我的改變，並爲此誇獎我！然後不久，主安排使我的『牢房』改變了，我得著全芝加哥最好的工作之一。」

吳漢斯早在十七歲時，已開始教主日學，不久他成爲主日學校長，並帶領詩班；他也組織了街頭聚會。除了這些活動以外，神也使他對整個教會有負擔，他說：

「我總是在聚會前一個小時就到了。」

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，父親成爲威斯康辛州肯諾夏一所浸信會的牧師，在那兒我遇見一些五旬節信徒，其中有費尼夫婦（George W. Finern），他們帶領一所增長中的五旬節教會，在那兒基督實在很奇妙的彰顯祂自己的同在。

「就在這時我哥哥來看我們，並參加費尼弟兄的聚會，他對費尼夫婦和另一位年輕傳道人萬約瑟弟兄（即萬老牧師）有深刻印象。所以在下一個週六，我要求參加他們街頭聚會的服事，因爲我發現五旬節教會是據我所知，除救世軍外會舉行街頭聚會的唯一團體，而我非常喜歡在街頭爲主作見證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們很慈祥地邀請我與他們同工。

「因爲他們主日聚會在下午，所以我參加他們主日下午的聚會，他們竟請我坐在講臺上。這是另外一件令我驚訝的事，因我以爲五旬節教會不會請一個還沒有說方言的信徒坐在講臺上。

「直到那時我對五旬節信仰的真理仍有許多問題，但我發現費尼弟兄能對我的一切問題給予令人滿意的回答。我在他身上也看見一個多多禱告，不強調神蹟奇事與說方言，乃強調耶穌自己的人；這件事很感動我的心，因爲我已經驗到與耶穌愛的關係。

「然後大戰爆發，依照法律我不會被徵召入伍，因爲我是中立國瑞士的公民，

然而有一天我竟收到要我入伍的通知。我曾下決心願意忍耐接受我所不樂意作的事，既然我住在這個國家，我就不逃避服兵役；唯有一件事，就是神將一個意念放在我心中，我絕不拿武器殺任何人。我說：『和平的耶穌已佔有我的心，祂已臨到我並坐在我心中的寶座上，如果我允許仇恨來驅使我殺任何人，那就是要祂離開，而邀請魔鬼進來。』這意念在我心中如同白日那麼明亮，以至於即使神最偉大的聖徒或我最尊重其意見的人，都認爲人應當拿起武器來加入戰爭，我也仍然要照著神帶領我的去作。所以我打定了主意，倘若我被徵召入伍，我將作一個『爲良心而拒絕服兵役者』。」

吳漢斯既然採取這樣的立場，這就使他經歷了許多逼迫，最後他需要在許多軍官面前接受嚴苛的審問。就在這段時期，主賜給他下列經文，使他能站立得住：

「耶和華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」（詩篇廿七—）

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一八年，他也註明了地點——他當時所在的基地格蘭特營。就在這營中，他遇見一位義大利人，這人聖潔的生活影響吳漢斯甚巨。

「雖然他話不多，但他與神同行，使我很受感動。我猜想他屬於五旬節教會，所以當我們分手時，我問他：『你相信說方言嗎？』」

「『當然，難道你不相信？』」

「後來我與他道別：『再會了，親愛的弟兄，如果我不能在地上再見你，我們

將在耶穌回來時相會於天空。」

「『可是弟兄，你必須先在這裏感覺到祂的能力。』他指著他的心回答我，眼神彷彿要將我看穿。」

「他的話那麼扎入我的心，我對自己說：『我將全心尋求神。』」

「我真的這麼做了。六個月後我說出方言來。那天晚上，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日，我參加肯諾夏的聚會，當我們在街頭佈道前一同禱告時，主臨到我並將說方言與繙方言的恩賜降在我身上。」

「第二週，我並沒有感覺到聖靈豐富的膏抹，但在禮拜六（六月二十一日），哥哥和我參加了伯特利會堂的一個聚會。雖然那時我還不認識『外在』這個詞，但我感覺到那個聚會的帶領是很外在的。」

「有一些傳道人坐在講臺上，不久其中一位，是個小婦人，站起來用方言說了一段信息並繙出來，內容是提醒會眾注意耶穌的同在；那些話簡單得像小孩子的話，但卻改變了整個聚會的氣氛，似乎讓一切事物都進入神的能力中。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在那裏神的能力也降在我身上，我得著的膏抹彷彿經歷了另一次洗禮。」

「費尼弟兄也在那裏，並且告訴我那位婦人乃是錫安城信心家庭的羅炳森師母，另一位說方言繙方言的傳道人則是翟師母（Mrs. L. M. Judd），信心家庭的布魯克長老也在那裏。」

吳漢斯當時並不曉得，他所看見的這四位傳道人，將如何影響他的一生與服事，他們也將成爲他最親密的朋友，而且按著神的安排，他們將成爲神訓練他能進入禾場服事的器皿。

「當我再看到費尼弟兄時，他立刻表示盼望我能成爲他的助手一同服事。當時我立刻知道這是神的呼召，但在這之前神用了一整年，使我預備好回應這項邀請。」

「我生命中的新頁就此展開。那時我的工作相當穩定，我被人肯定也喜歡自己的工作，我又買了一棟小房子，這對我非常寶貴，每逢禮拜六我的父母總在那裏等著我，我的姐妹們也會回家，我們在那裏享受天倫之樂。要離開這些進入五旬節的職事實在不容易，我無法相信神有可能這樣帶領我；我說，讓神砍下我的頭似乎還容易些，甚至可以說我寧可被砍頭，也不願踏出這樣的一步。」另外一個原因也使吳漢斯要進入五旬節的職事加倍不容易，多年後他回憶道：「那時我尚未完全認識五旬節的道路，而我又被憂鬱所捆綁，魔鬼就趁機來控制我。只要我聽見教會的朋友或書上批評五旬節信仰，我就會很迷惑，被黑雲籠罩，然後就決定絕不再踏入五旬節聚會；但我心中總沒有安息，只好再次參加五旬節聚會，然後似乎一切迷霧都離開我，我再一次感覺到神的同在。」

「我不明白這些爭戰，看起來也沒人能幫助我；你必須單獨進入你與神的經驗中。那段時間，我晝夜迫切地禱告，那一整年我的哭泣多過一生其餘的日子，我說

：「神啊！我跟定祢了，我決意遵行祢的旨意，即使這會殺了我，我也不在意。」神垂聽我的禱告，祂沒有使我失腳。

「祂用夢和許多方式對我說話，有一次我正在很大的困擾中，我那還在浸信會服事的哥哥回家，我告訴他這些事，神使用他將我帶回正路，他像先知一樣地告訴我，我不可能在神的亮光中走回頭路。他的話在當時完全去除了我的疑惑。」

「一九一九年的感恩節晚上，費尼弟兄帶我到伊利諾州錫安城的信心家庭參加聚會，我非常受感動，因為那聚會充滿了神的大能。在那裏我第一次聽見羅炳森師母講道，她講的很長，但我唯一記得的只有一個字『憂鬱』，我不喜歡那個字，因為我就是那樣一個人。」

「幾個月以後，我參加信心家庭一個週六下午的聚會，布魯克長老、翟師母和其他人一同服事，我非常渴慕神。在那聚會中，主使用這些器皿，並用說預言的恩賜，對某些人發出信息。忽然布魯克長老指著我對翟師母說：『你不給這年輕人一句話嗎？』她來到我面前，站了差不多一分鐘，然後說：『砍斷纜繩，開到水深之處。』」

「我想這句話對她而言，沒有什麼特別；對我而言卻是從天上來的話，因為我已經有一整年哭泣懇求，要神為我砍斷纜繩。」

「這句話說出來之後，聖靈降在我身上，使我領受了屬天的奇妙祝福；過了一

會兒，聖靈的運作升上去，我知道神垂聽了我的禱告，為我砍斷纜繩。神也賜給我信心和喜樂，知道如何跨出下一步，我在聖靈裏多少看見了監牢的門已被開啟，手銬腳鐐也都被斷開，我得自由了。

「我回家去對父親說，覺得自己應該辭去工作加入費尼弟兄在肯諾夏的『毘努伊勒』事工。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父親說他不反對！其實他是反對的，但神使他這麼說，好叫我得釋放。這樣，我在一九二〇年六月辭掉工作，搬去與費尼夫婦同住。」

「我開始在五旬節教會事奉之後，有一段時間仍然在浸信會教主日學。後來浸信會的執事們差代表來看我們的工作，回去作了負面的報告，他們遂下最後通牒：『離開浸信會，或離開五旬節。』這樣，我被摒拒在浸信會門外。」

「我在毘努伊勒事工上作費尼夫婦的助手，從他們領受了許多亮光，成為我事奉的根基。其中一個偉大的亮光是有關於禱告的學習，我們每天都有早崇拜，每個聚會後也有追求的時間；另外每週有一個晚上我們不作別的，只是等候主，當然那常是最奇妙的時間。這些都使我看見一個傳道人應怎樣過生活。」

「另外一個偉大的亮光，乃是我看見讚美的重要，這是我以前所不認識的。直到那時候我的基督徒生活仍常有失敗，我是一個好傳道人的兒子，也很認真，但我常常有低潮，常被魔鬼打敗。在那種低潮的時候，我喜歡聽悲愴的歌，讓自己沈入



悲哀與自憐中。

「但我感謝主帶我到這個團體，他們常常讚美，從傳道人到會眾都是這樣。聚會成爲偉大的讚美聚會，這在世界上可能是數一數二的。」

「當我初參加這些聚會時，我心裏想：『這些人都是歇斯底里的，他們只是彼此模仿。』我卻沒有想到自己是那樣多年被黑暗的鎖鍊捆綁，比方幾乎從嬰孩開始，我就有個火爆的脾氣，我非常需要得著釋放，感謝神，祂使我意識到這件事。」

「我發現自己有捆綁，我發現我並沒有真實在服事神，因爲服事神必須在公義、和平、並聖靈中的喜樂裏來服事（羅十四17-18），而我並未如此行，我只在感覺很好時服事祂。當神照我所期待去行時，我就過得很好，否則我就陷入憂鬱潭與黑暗裏；我很快就發現，當我陷入憂鬱中時，我就無法持守聖靈的恩膏並與神同行。」

「在費尼弟兄書房的牆壁上，掛著一句格言：『如果你不讚美主，你將失敗。』這對我而言是一件新事，但它卻比神學院的所有課程對我更有用。」

「我被教導如何讚美主，並藉此走出我的憂鬱潭。我一發現自己裏面有捆綁，或發現自己是個憂鬱的人，我立刻去對付這件事。」

「有一次在聚會中，每一個人都舉手讚美主，我卻覺得自己的手臂彷彿兩隻沉重的火腿，但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，接著是一個可怕的掙扎。我對自己說：『如果

不是現在，就永無機會。』於是伸出雙手開始讚美，不一會兒，我覺得有東西從我裏面出去，黑暗永遠離開了。」

「一九二〇年感恩節，我被邀請參加一個五旬節大會，那裏擠滿了人，有近十位傳道人坐在臺上，每一位都被邀請講一點話。但他們愈講，聚會變得愈枯乾。那時我還不是正式傳道人，只是個實習生，所以坐在最後一個位置，也是最後一個發言的。但當我站起來時，神抓住我，我大聲呼喊，神的榮耀浸透那個地方，只因祂得著一個器皿。我覺得把自己弄得很傻，我不知道我在作些什麼；但事實是，我沒有作什麼，是神自己來作工。」

另外一件事是年輕傳道人必須學習的，乃是等候神。吳漢斯牧師告訴我們：「最初我無法了解爲何人安靜坐在那兒，卻說：『神在這裏。』我並沒有看見祂，也感覺不到祂，我活在肉體與天然的範圍中。但神說：『我不能在你身上或藉著你作什麼，直到你真能安靜下來，讓我來作。』當我開始安靜下來，有人爲我按手禱告，我覺得身體被改變了，它成爲一個容器，被神的大能與榮美充滿。這爲我帶來何等大的改變！有時候，我們坐在那兒二小時，只是啜飲於耶穌的生命之泉。我開始認識神能夠在一分鐘內，作成我們用六個小時所能想到的事，只要我們給祂機會。」

由於肯諾夏距離錫安城只有十哩，費尼夫婦和吳漢斯弟兄常去參加那邊的聚會

，信心家庭的傳道人也常到肯諾夏幫助他們。吳漢斯聽羅炳森師母和她的同工教導說，我們生命的首要之事乃是追求耶穌，直到我們在祂的豐滿裏尋見祂。

他敘述說：「那些日子神厲害的對付我，以至於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敗壞的人。神首先對付我的驕傲，於是我說：『我要去禱告，直到驕傲離開我的生命。』神賜給我如此熱切的期待，我晝夜不停地禱告了兩個禮拜，我呼求說：『哦神啊！叫驕傲離開我。』兩個禮拜結束時，我自覺已經得到某個成果。」

「然後我參加一個信心家庭的聚會，大家圍繞在桌旁，神使用翟師母對每一個人發出奇妙的信息。我心裏想：『神啊，這是真的嗎？我要放羊毛在其上試驗一下，因聖經說：耶和華所愛的，祂必管教。』」

「每一個人都得到很好的信息，只有我得到的是不一樣的信息，而且我是最後一個得到信息的，神對我說的話是，如果我不謙卑下來就會死！但我為翟師母感謝神，她忠實地照神的心意釋放信息，她所說的不是自己的話，乃是永生神的話。當時我又悲傷又快樂——悲傷，是因為神必須那樣管教我；快樂，是因為我知道神從高天對我說話。」

這事之後，吳漢斯弟兄在一個週六晚間去拜訪翟師母，主使用她對他說：「我兒，你有一個很大的需要，你必須熟悉詩篇和箴言裏神的命令，好好地研讀它們，它們將引你到生命的泉源。」

「次日早晨，我參加信心家庭的家庭聚會，羅炳森師母在講道中途停下來說：『現在有一段信息是為聚會中某一個人的：你不要以為你的歡呼和說方言可以使你在審判之日站立得住，並蒙神悅納；你所需要的乃是研讀耶穌的命令並去遵守，那是你在那日受審判之依據。』然後她加上一句話：『我不知道這段信息是為誰發的。』然後她繼續講道。但我知道那是為誰發的（我曉得羅炳森師母並不知道昨晚發生的事），我的心因神這樣愛我，兩次用預言來對我說話而歡喜；另一方面這使我在神面前何等戰兢！」

一九二一年十月，神引導吳漢斯有個短期休假，並訪問他在伊利諾州 Peoria 的哥哥與其他家人，神在那裏賜給他另一段經文，成為引導的亮光：

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，祂垂聽我的呼求；祂從禍坑裏，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，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腳步穩當。」（詩四十一——2）

（這是列在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中的第五處聖經節）

確實是這個年輕傳道人幾個月來的經歷，神實在使他的腳步穩當。他回到肯諾夏後，主繼續藉著翟師母教導他，在一九二二年元月七日，也就是他廿九歲生日那天，主藉著翟師母給他一段信息：

「有兩種生活方式：生活在世界的樣式中，如同你旁邊的人一般；或是過一種隱藏、隱密、榮耀、如同精金的生活，與父神聯合，與耶穌聯合，也與聖靈聯合。」

「我的器皿吳漢斯還不夠抓住這與父、子、聖靈聯合的要旨。我要給你一個生日的祝福，是一種內在的觸摸，這會使你在這一年中，更容易學習進入這聖潔、內在、奇妙的生活。是的，我要你過這樣的生活。」

「我兒應當更多認識——在時間裏的事物、天然的事物、感官中的事物、可見的事物，這時都是暫時的，都是不重要的；但那不可見的事物、隱藏的事物、人的肉眼看不見的事物，卻是永恆的。」

「在腓立比書第三章中，還有一些東西是你尚未抓住的，你應當抓住它們。」  
同一年的五月十二日，主藉著同一個器皿對他說：

「人的肉體除了治死之外，別無指望。哦，你應當盡心、盡力的呼求，使你的已被治死，永遠而完全地被放在一邊。這是他（己生命）的唯一命運，他永遠不能被壓制，他乃是必須被治死，他必須被釘十字架。」

吳漢斯牧師繼續敘述道：「在肯諾夏，我常有很好的機會用所有時間來尋求主，因為我在這裏負責管會堂，所以我幾乎可以一整天待在這裏，為我所聽見的真理禱告，直到它們深深進入我裏面，以至於我整個生命都改變了。」

「在肯諾夏也有許多事奉的機會，其中帶給我最大喜樂的事奉之一，是主日學的服事。我們在毘努伊勒很快有了一個真正五旬節信仰的主日學。每個學期我們為有病的小孩禱告，也看見美好的果效，當小孩領聖靈的浸之後，我們常常整個學期

變成等候主的聚會。神將聖靈如此奇妙的澆灌下來，聚會的地方很快就顯得太小。後來從這個主日學中出來許多傳道人與宣教士，今天分散在世界各地事奉主。」

在這主日學的服事中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從翟師母得著智慧的諮商與幫助。

這時主開始帶領吳漢斯不時地到別處講道，特別是芝加哥的教會，一九二二年八月，主帶領他到密西根的慕斯克崗，就在那裏他經歷了一生中最大的緊要關頭，並作了影響他未來服事的偉大決定。這故事最好讓他用他自己的話來敘述，起頭就是這段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：

「耶和華啊，求祢將祢的道指示我，將祢的路教訓我；求祢以祢的真理引導我、教訓我，因為祢是救我的神，我終日等候祢。」（詩廿五 4-5）

「大衛把刀跨在戰衣外，……說，我穿戴這些不能走，……於是摘脫了。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，放在袋裏，…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」（撒下十七 39-40）

「許多五旬節傳道人在那主持帳棚聚會，不久我被要求帶領聚會，其他比我年長也比我更有經驗的傳道人告訴我，聚會必須有程序，才能贏得靈魂，因為他們不會明白一個讓神的靈帶領的聚會，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「但我無法了解，主怎麼可能讓五旬節傳道人，又走回到祂將我帶出來的教會所用的老方式裏。在一週前他們告訴我我要帶領聚會，那一整個禮拜，我都用來向神

禱告，求神將祂的路指引我，因為這件事對我是極其重要的。我的禱告主要依據詩篇廿五篇，我與詩人一同呼籲說：『耶和華，求祢將祢的道指示我！』在那一週結束時，我已作了決定，靠著神的恩典，我要讓主在每個聚會中能自由運行，除非神引導我，否則我什麼都不作。

「我開始帶領聚會，我走上講台，只是坐在那兒等候主一會兒，忽然有一個亮光臨到我，使我覺得應該講一點過禱告生活的需要。我本以為只會講幾句話，但聖靈賜下極大的悔悟在我們中間，整個地方都熔化了，事情就這樣發生了。第二晚同樣的事又發生了，這樣我確信當我們讓神有祂自己的道路，能自由運行時，祂真能作工。我記得最後一晚，我們甚至沒有講道，但聖靈帶著彷彿古時一般的真實大能澆灌下來。這些功課使我畢生難忘，並在一生中繼續幫助我，我曾試過神，祂也給了我答案。這在我受教導成爲五旬節的執事上，是歷史性的一刻。」

「我兒，你要作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歡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譏諷我的人。」（箴言廿七）

這是吳漢斯牧師放在他筆記本裏的最後一處「藉神的靈感動而賜下的經文」，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，無疑地是應用在這個情況與他的這項決定上。

神就是這樣教導他明白，如果他全心跟隨神，試一試神，主就能藉此來回答那

些堅持被聖靈帶領的聚會，只對聖徒合適，並不能贏取罪人靈魂的人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，在他往後一生的服事正面地驗證了這項真理，且帶來豐碩的果實。

回到肯諾夏後，主繼續按照祂的藍圖塑造祂的器皿；也幸好他留在蜜匠的轉輪上，使他自己得益處，並在他一生往後四十六年，使所有神要他服事的人都得著益處。神爲此更多的使用錫安城信心家庭的執事們，將祂自己的話傳給他，他自己這樣說：「那一段日子，主賜下豐富的話語，從最根源來幫助我；神在聖靈的大能裏爲我所作的事，在我往後的服事中成爲主要的根基。」

這一段時間主所賜給他的寶貴話語之一，是發生在他陪同費尼夫婦訪問羅炳森師母時，主對他們說：「你們不曉得，神在未來爲你們三位所積存（安排）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主，我們將成爲重要人物嗎？」說話的人（羅炳森師母）這樣詢問主，彷彿這是聽者心中的問題。

「哦，不，不！不！」神自己的靈回答說：「不是這樣，但你們將認識我——你的神。」

然後神的靈教導他們：「要對神說：『我的神，我知道我能夠更認識祢，超過我今天對祢的認識。』」然後神告訴他們要問自己這個問題：「我是否在竭盡所能

的要更認識耶穌？」然後這些教導在下面的應許中達到高潮：「只要你給自己一個機會，你就能在一個更偉大的方式中認識神，超過你過去對祂的認識。」（續）

## 勞倫斯弟兄言行(一) (一六〇五—一六九一)

約瑟·鮑渥 (Joseph de Beaufort)

### 第三章

勞倫斯弟兄是藉著信心，開始忠誠地操練他的心與神同在。他喜歡繼續不斷地敬拜神、愛神，在所作的一切事上都求神幫助。作完了就感謝神，若有疏忽就向神坦白承認，求神原諒，不抗辯。這種態度交織於他每天的工作裏，他以與神同在為首要之事，並以更大的安息操練此事，這種操練不但不妨礙他的工作，反而幫助他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然而他承認開始時並不容易，有時他有好一段時間忘記與神同在，他就謙卑承認自己的錯，毫不掙扎、為難地再來與神同在。

有時一大堆毫無道理的思想來勢洶洶，取代了對神的思念，他就是簡單地、平靜地驅逐它們，回頭繼續與神交談，像平常一樣。這種忠誠使他能夠繼續不斷地思念神，這也是他所得着的賞賜。外面眾多不同的動作，都化成一種單純的直覺，使裏面的享受不中斷。他說：「工作時與祈禱時沒什麼兩樣。在廚房忙碌時，經常在同一個時間有許多人向我要不同的東西，但我仍然在極大的平安中享受神，宛如正屈膝領聖餐一般。我的信心似乎明亮到一個地步，差不多已成眼見；朦朧的帽子被挪開了，永世的黎明似乎已來到，我彷彿窺見來世的光彩。」

我們的好弟兄已進入如此高的層次，他忠心地摒除一切雜念，遂得以繼續不斷地與神交談。到最後他已達自由之境，他說：「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輕離神，去思念其他任何事。」

操練與神同在是藉著愛，也藉著心，而非憑悟性或推理。他說：「走屬神的道路，愛是一切，思想成就不了什麼。也毋須思想什麼大事。（請不要忘記，我們正敘述的是一位貧窮、作廚役的平信徒。）我為著愛神，把蛋餅放在煎盤裏；當我煎好後，如果沒有其他事，我就俯身平臥在地上敬拜神，因為在每件事上祂以恩典扶持我。當我起身時，比君王還滿足。即使我不能作任何事，但為著愛神的緣故，檢

起地上一根稻草也滿足。」

「人們尋求特定的方法來愛神，也學習各式各樣的操練，卻仍不知如何住在神的同在裏。其實最正確、的捷徑就是為著愛神作一切，藉著所作的一切表達愛，在心裏面繼續與神相交，享受神的同在。這其中沒什麼難解的奧秘，只是很單純、很誠實地來到神面前。」這是勞倫斯自己說的。

當我們獻上自己的工作，請求祂的幫助並藉著行為表彰愛時，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夠愛神了。因為我們的弟兄並不是藉著這些達到完全之愛，他乃是從最起頭就很小心，不作任何不討神喜悅的事，棄絕一切事，單單要神，完全忘記自己。

他說：「進入信仰的道路時，我一點也不為著自己有沒有美德而煩惱，也不憂慮自己得救的問題。我在滿足中把一切都交給祂，包括自己的罪；因著祂的愛，我也棄絕神自己以外的每一件事。我相信這一生我只須作一件事，就是彷彿只有神和我活在世上，沒有其他人一般。」

#### 第四章

為著神棄絕一切，因為神的愛作一切，乃勞倫斯弟兄踏上完全之路的起始。他完全忘記了自己，不再思想天堂或地獄，既已求神赦免，就不再思念過去的罪和每

天犯的罪。既已認罪就不再回想，一認罪就進入完全的平安，他所能做的就是把他犯的罪交給神，也把自己棄絕給神，或生或死，或在今世或在永恆裏皆如此。

我們是單單為神造的，祂不會因為我們離棄自我轉而與祂交談來責怪我們。在神裏面我們能看清楚我們所要的，遠勝過藉沈思所得着的。沈思不過是自愛的殘留物，在追求完全的外表底下，使我們依附自我，無法奔向神。勞倫斯弟兄有四年之久處於極大痛苦中，認定自己是被咒詛的，地上沒有人能救他脫離這想法。後來他停止思想會臨到他的事，也不再在意自己的苦楚（很多受苦的人剛好相反），只安慰自己說：「不管何事會臨到我，至少在餘下的年日裏，我要因著神的愛而作一切事。」就這樣，他忘記了自己，讓自己消失在神裏面，也在神裏面找着一切。

他的心充滿了對神旨意的愛慕，而一般人卻充滿對己意的愛好。不管什麼事臨到祂，他只看見神的律，因此心中不斷有平安。若有人告訴他世上發生了什麼大醜聞，他不但不驚訝，反而覺得奇怪為何事情沒有更糟糕？因為罪人什麼邪惡事都作得出來的。他立時把心舉向神，知道祂能補救一切，祂允許這事發生是有原因的，祂會本着公平、公義的法則對待人類，他為罪人禱告以後就不再為他們煩惱，仍像往常一樣地平靜。

有一次我告訴他一件他很在意的重大事情，無法照他的意思付諸實行，他在其中受了很多苦，但上級作了完全相反的決定。他卻只說：「我們必須相信他們決定

如此作是有原因的，現在就讓他們作他們所要作的吧！不用再談了。」他果真不再提及此事，雖然有很多場合他可以舊事重提，但他絕口不提此事。

芬乃倫是個很有德行的人，曾採訪臥病的勞倫斯弟兄，並問他，如果神要使你多留在地上幾年以提昇你的品格，或者神要立刻接你去天堂，你選擇那一樣？這位好弟兄，毫不猶豫地答道：讓神替我選，至於我自己，只要平平安安地等候神顯明祂的旨意。

這種氣質使得他對一切事毫不在意，且全然自由，真是「有福」的人。他不跟任何人結黨，沒有偏見或自我傾向。

許多敬虔之士有天然的愛國情操，但他一點也不被這種天然感情左右。連脾氣、個性與他完全相反的人都愛他。他喜歡正直的事，定意作正直的事而不徇情面，不在意是藉著誰或為誰作的。既是天上的國民，就沒有什麼屬地的事擋得住他。他的眼光不侷限於今世，因著經常思念永恆的主，他變得像祂。

每一件事、每一個地方、每一項工作對他而言，都是一樣的，因他隨處遇見神。他不會過份渴望退隱，因為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一樣可以愛神、敬拜神，如同在獨處時深深與神關鎖一般。

## 第五章

因著神的愛而作每一件事，是勞倫斯弟兄來到神面前的惟一方法，所以他不在乎作這事或作那事，只要為神而作。重要的是神，而不是行動本身。愈是作與天然喜好相反的事，獻給神的愛就愈有價值。小事不會減損奉獻的價值，最重要的是因愛而作。

勞倫斯弟兄身上的另一個特點是：心思極其堅定，換另外一種說法是剛強無畏。不怕也不希冀任何神以外的事物，所以他擁有偉大的心靈。他不羨慕任何事，也不怕任何事，對任何事都不感到驚訝。這種靈裏的穩定性與其他美德來自同一個源頭。他照著神的所是來認識祂，祂是至高無上的公平與無窮無盡的良善，每念及此，他深知神不會欺騙他，總是對他很好，因他定意討神喜悅，因著神的愛而作一切、忍受一切。

有一天我問他：「誰是你屬靈的導師？」他告訴我：沒有人；而且他相信他不需要。宗教上定規他所須履行的外在職責，他都以盡心愛神的態度去作，正如福音書所教導的，所以他毋須屬靈導師。

## 第六章

有些人在屬靈生命上着重某些自己特殊的氣質和情感，經常檢視自己有沒有靈修，卻沒有靈裏的穩定與原則。他們所着重的事經常有變化，有時是由於自己的疏忽，有時是因神根據我們的需要，改變其恩賜與行動。

勞倫斯弟兄卻不是這樣，他行走在信心的道路上，堅穩不變，前後一致。他整個工作，就是完成神所量給他的份量，除了彰顯出美德外，沒有什麼是值得擺出來的。他並不留意自己的氣質，也不鑒察自己所走的道路，他單單以神自己為他賽跑的終點，全速奔向神，一直操練公義、愛和謙卑；着重的是去做，而不是懷想自己所做的。

勞倫斯弟兄穩固的靈性不是植基於異象或其他特殊事情，他反而覺得這類事情是賜給那些靈性軟弱的人；他們滿足於神的恩賜，而非神自己。從步入信仰道路的最起頭，他從來沒有向最親密的朋友們提過這類的事。他一生一直走在聖徒們所走的信心道路上——這是明確的路。他也沒有游離教會一直所教導的，操練善行與美德以引向救恩之路。對其他一切事，他則存疑。他有從單純信心而來的亮光，使他生發偉大的判斷，清楚知道什麼是屬靈道路上的絆腳石，許多人在其上絆跌，因他們喜愛新奇的事，喜歡想像，又好奇，且着重出於人天然的行爲。

如果一個人不追求別的，只追求神，就能輕易避開這些陷阱。在宗教信仰上，所謂的「新事」都當存疑。單單追求神自己是最完全的路，從最起頭一直到末了都當如此，而不是漸漸達到這地步。因為基督自己和使徒藉著祂的靈，已經把教會所當知道的事教導了我們，所以我們當返回明確的古道。

## 第七章

有關勞倫斯弟兄生平的論述真是智慧之言。亞歷山大的革利免(Clement of Alexandria)，曾寫了一套書(Stromata)，其中第七本書提到一些敬虔的人為著靈命的進深撇棄世界，追求認識神和神兒子耶穌基督，以福音書為生活準則，宣揚十字架的神聖哲學。論到勞倫斯弟兄時，他認為「他是聰明的基督徒，是個真正的哲學家，他隨處禱告，不是用許多的言詞，乃是在靈裏深處禱告，不管是在走路、談話、吃飯、閱讀或工作，他都在禱告。他繼續不斷地讚美神，早上起牀時讚美神，中午讚美神，工作時在榮耀神，彷彿以賽亞書中的撒拉弗，祈禱使他變得溫柔、謙卑、有耐心、嚴謹而不受誘惑，勝過宴樂的試探和心中的痛苦。他繼續不斷喜愛與神相交的喜樂，心中仍然有一種神聖的不滿足，促使他一點也不去追求世上的宴樂。他藉著愛與神同住，雖然身體還在地上，但已經藉著信心看見人所不能靠近的光，所以一點也不戀慕世界上的事。他的目標是專一的，他並不渴求其他任何事，他已經藉著愛達到所當有的光景。



「他沒什麼大機會顯示自己的剛勇，因為在他生命中沒有什麼事對他是太難，也沒有什麼事會使他輕離神的愛。他從未陷入憂傷中，因他相信一切都很好，所以不須費力地保持平靜。他不陷入怒氣，也不為任何事所惹動，因為他愛神，且全然歸向祂。他勞苦但不嫉妒，因為他不渴求任何事。他不是以普通的友誼來愛隣舍，乃是因為愛造物主而愛受造者。他的靈性穩定，不會變來變去，他只聯結於神自己，忘記其他一切事情。」

容我再加上一位學者的話，他曾從勞倫斯弟兄得着的信心之光，遠勝於與雅典的哲士們的談論。勞倫斯弟兄不是什麼碩士、博士之流的人，只是個平凡的平信徒弟兄，言語很簡單，卻帶給教會大亮光，活出基督徒聖潔的言行，他受教於基督自己，因這樣的事向聰明通達人就隱藏起來，向卑微的人就顯明出來。

貴鈞利拿沁仁(Gregory Nazianzen)說：「真正的哲學是剛強無敵的，每一件事都必須向哲學家的偉大投降。如果你把他屬地的配備拿走，他可以插翅飛向神，惟獨神自己是他的主。你無法征服神、天使和哲學家。既然他是由物質組成的，但他似乎是非物質的，他不受限制。雖然他有身體，且活在地球上，但他似乎遨遊於諸天界。他處於諸多情感浪潮中卻毫無感覺，他願意在每一件事上讓步，惟獨不失去偉大的信心之勇；他不以為屈從人是有損顏面的事，反而從其中得着益處。他與世界和肉體沒有聯絡。」

「對於生活上的供應，他只求生存所需，內裏沒有其他秘密渴望，只有神和他自己。他的靈魂已超越一切覺官，彷彿磨光的鏡子，返照出神的形像，沒有一點屬地的粗鄙。他天天都有新榮光加在已有的榮光上，至終達到眾光之源。有的靈魂在永世裏被模塑得那麼完全、那麼圓滿，真理之光驅散了一切昏昧、紛亂與矛盾，把人帶進幸福的極樂之境。」

我們在此實在要記念這位平信徒弟兄，和與他有同一個靈的人。

## 第八章

雖然勞倫斯弟兄在修道院中生活，但每一個人仍然能從他的言行中獲益良多。他教導一切從事世上工作的人如何靠近神，為著每天的工作向神支取恩典。不管是在處理事務時，或與人談話時，或在人多的休閒場合中，都可以與神交談。因著他的榜樣，人學會為著神一切的恩典感謝祂，因著神的激動而行善，也為著一切過錯謙卑在神面前。

這不是一種在修道院才能實行的冥想式靈修，每一個人都必須敬拜神、愛神，藉這兩種操練，我們可以在心中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，每時每刻依賴祂，彷彿孩子，每時刻需要母親的幫助一般。

這不但不是一件難事，反而是世上每一個人必須作的易事，這也是保羅所說的不住的禱告、恆切禱告（西四二；帖前五17）。如果基督徒不這麼作，表示他沒有察覺自己的需要，也不明白自己無力行善，他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神，更不明白耶穌基督時刻供應所需的恩典。

一個人不能因處身於忙碌的商業世界，而不操練敬拜神、愛神，因為神隨處與我們同在，我們可以隨時求告神，在心中用千百種方式與祂溝通。只要運用一點點愛心，就會發現這不是難事。那些從喧囂凡塵退隱的人，也可以從勞倫斯弟兄的言行得着幫助。生活所需和交際常給人壓力和重擔，退隱的人既已從其中得釋放，就沒什麼能攔阻他們摒除一切雜念，像勞倫斯弟兄所作的，為著愛神的緣故作一切，並將一切的一切獻給神。

（完）

## 本堂 訊 息

- 一、七月五日（七月十日）的青年夏令營及二十日（二十四日）的兒童夏令營均完滿結束，感謝神的帶領與同在。
- 二、七月十三日貝教士偕母離台返美。
- 三、七月十八日晚菲律賓賓宿務的郭讚美姊妹在溝子口教會證道。
- 四、七月二十五日晚，魏溫柔牧師在溝子口教會證道。
- 五、八月二十二日晚，同工鄒智裕牧師的父親鄒發隆牧師在溝子口教會證道。

## 本 期 目 錄

- 一、器冊的製作（一）…………… 賈德納牧師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勞倫斯弟兄言行（二）…………… 約瑟·鮑渥…………… 22